

# 西域文化视域下的初唐四杰辞赋

张兴田

(塔里木大学 人文学院, 新疆 阿拉尔 843300)

**摘要:**唐王朝经营西域,西域游牧文化和中原农业文明迅速碰撞、融合,为唐代文学的繁荣提供了时代背景。西域文化视域下的初唐四杰辞赋,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有意避开前人所常咏的题目,对旧赋题进行沿袭创新,显示了“尚奇”“尚新”的一面;二是对新题材的开拓与创新,大量运用赋序,扩大了赋的表现内容,拓宽了赋的表现领域,题材向纤小化、意象化方向发展,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

**关键词:**西域文化;初唐四杰;辞赋;赋序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021(2017)03-0094-05

“初唐四杰”是初唐文学家王勃(650—676)、杨炯(650—694)、卢照邻(634—683)和骆宾王(623—684)的合称,“四杰”诗歌代表着初唐文学的最高成就,然其辞赋成就也不容忽视。本文拟立足文化学视角,通过西域文化因子对唐代文人尤其是赋家的创作心理的影响,全面了解“四杰”辞赋创作的原初状态以及初唐赋坛的整体风貌,进而通过揭示“四杰”辞赋的创新意识,希望对初唐文学的风貌形成有准确的把握和认识。

从赋作的题材看,“四杰”赋主要分为三类:咏物赋、山水赋和叙事赋。咏物赋:写植物类,如《幽兰赋》《庭菊赋并序》《同崔少监作双槿树》《病梨树赋》《采莲赋》《涧底寒松赋》《慈竹赋》《青苔赋》等;写动物类,如《驯鸾赋》《穷鱼赋》《寒梧栖凤赋》《江曲孤鳧赋》等;写器具的,有《卧读书架赋》。山水赋:写山水地理之类,如《九成宫东台山池赋》《游庙山赋》等;写天象及自然现象的,如《浮沔赋》《浑天赋并序》《老人星赋》《七夕赋》《春思赋》《秋霖赋》等。叙事赋:叙佛事的有《孟兰盆赋》《释迦佛赋》;叙军事题材的有《荡子从军赋》等。

## 一、旧题材的沿袭和创新

赋家对题材是格外关注的,赋发展到初唐四杰时期,咏物赋大盛,几乎所有的题材都已吟咏殆遍,

后世的赋家面临的问题除如何开拓新生题材,拓宽赋的表现领域外,更多的是对已有题材的模仿和创新。刘熙载云:“赋取乎丽,而丽非奇不显,是故赋不厌奇”<sup>[1]</sup>,是兼指题材的模仿创新与赋文的立意构思两个方面,这点在“四杰辞赋”创作实践中表现得很明显。

究其原因,固然与“四杰”旷绝一世的辞赋创作天才有关,但是唐代开放的社会大环境,多民族的大融合尤其是初唐统治者空前的经营西域,大量的西域商贾胡女和珍异物品流入中土,拓宽了辞赋题材,提升了大多数身为底层文人的赋家自信昂扬的创作心理,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四杰”的辞赋创作在这个特定时期具有典型意义。

初唐四杰身份不同于贞观时期的重臣,虽然为下层文士,然生活在大唐国势蒸蒸日上的时代,文人的自信和对事功的重视是空前的。体现在赋创作实践中,就是不甘于对前代赋机械的模拟,而是力求创新,超越意识很强。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求奇、尚丽。王勃《采莲赋》序云:“昔之赋芙蓉者多矣。虽复曹王潘令之逸曲,孙鲍江萧之妙韵,莫不杂陈丽美,粗举采掇,岂所谓究厥艳态,穷其风谣哉?顷乘暇景,历睹众制,伏玩累日,有不满意焉。”<sup>[2]</sup>王勃以“逸曲”“妙韵”评价曹植等人的赋,认为

收稿日期:2017-03-13

基金项目:塔里木大学校长基金项目“西域文化视域下的唐代辞赋研究”(项目编号:TDSKBS150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与新疆南疆地区农村社会治理研究”(项目编号:15BSH078)。

作者简介:张兴田(1973-),男,安徽宿州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唐宋文学、西域文化。

他们的赋在“丽”上还是值得称道的,但还需在“究厥艳态,穷其风谣”上下功夫,对前代的同题赋作不满,认为他们的赋没有体现出足够的“丽”,实质是继承了汉大赋纵横铺排的“巨丽”思想,即“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sup>[3]</sup>。关于此赋的写作背景,《旧唐书》有明确记载:“勃戏为《檄英王鸡文》,高宗览之怒曰:‘据此是交构之渐’。即日斥勃不令入府,久之补虢州参军。勃恃才傲物,为同僚所嫉,有官奴曹逵犯罪,勃匿之,又惧事洩乃杀逵以塞口,事发当诛,会赦除名。时勃父福时为雍州司户参军,坐勃左迁交趾令,上元二年勃往交趾省父,道出江中,为《采莲赋》以见意,其辞甚美。”<sup>[4]</sup>足见此赋在当时的影响。《册府元龟》亦云:“勃后以罪除名,往交趾省父,道出江中,为《采莲赋》以见意,其辞甚美。勃每有制作,时人咸讽咏之。”<sup>[5]</sup>芙蓉为赋家喜欢吟咏的题材,历代名作层出不穷,据《历代赋汇》所收就有汉闵鸿,魏曹植,晋夏侯湛、潘岳,南朝鲍照、傅亮、江淹等人同题赋作《芙蓉赋》。莲为芙蓉之别名,采莲为江南常见的场面,诗赋中多借采莲描写女性的形体美,以南朝最盛,如梁简文帝、梁元帝皆有《采莲赋》传世,文辞优美,且多艳情描写。此等司空见惯的题材,王勃自然不愿蹈袭前人的老路,决心推陈出新,在他看来,不仅文辞还不够华美,就是篇幅上也嫌短小,不能把与芙蓉有关的典例故实全部体现出来,王勃认为可能是赋家的才力不够。所以,一向自负的王勃“历睹众制,伏玩累日”后,写下了“其辞甚美”的《采莲赋》。

赋文依次写了采莲的三类人物,吴娃越艳、郑婉秦妍,金屋丽妃、璇宫佚女,泽宫年少、期门公子。“赏由物召,兴以情迁。”以乐衬悲,以聚写离,作者“蓬飘梗逝,天涯海际。似还邛之寥廓,同适越之淫滞。萧索穷途,飘飘一隅。”由眼前景物联想身世,写别离之苦:

忽君子兮有行,复良人兮远征。南讨九真百越,北戍鸡田雁城。念去魂骇,相视骨惊。临春渚兮一送,见秋潭兮四平。与子之别,烟波望绝;念子之寒,江山路难,水淡淡兮莲叶紫,风飒飒兮荷花丹。翦瑶带而犹款,折琼英而不欢。既而缘隈逗浦,返棹归橹,眷芳草兮已残,忆离居兮方苦。延素颈於极涨,攘皓腕於神浒。惜佳期兮末由,徒增思兮何补?<sup>[2]795</sup>

《采莲赋》突破了传统的地域局限,由江南写到塞外,西域为当时最主要的征人戍边之地,在唐诗中体现较多。而以赋体写边塞题材,扩大了赋家的视野,拓宽了赋的表现领域,同时,增强了赋的雄壮的

气势,闻一多先生说:“五律到王、杨的时代是从台阁移到江山与寒漠”<sup>[6]</sup>,其实,“四杰”的赋也关注“寒漠”题材,其中王勃和骆宾王的诗赋中都有边塞题材。王勃虽未去过边塞,但立功边塞的志向在诗赋中还是体现出来了。王勃《采莲赋》叙、议结合,赋文后半部分由对采莲的大好美景描写转入“感芳草之及时,惧修名之或丧”的议论,以“歌”的形式结尾:“芳华兮修名,奇秀兮异植,红光兮碧色。禀天地之淑丽,承雨露之霑饰。莲有藕兮藕有枝,才有用兮用有时,含香婀娜华实移,为君何当藻凤池?”<sup>[2]795</sup>表达了作者流落在江湖间,渴望为君王所用的心情。史书说“为《采莲赋》以见意”即指此。

第二,诗赋异体同源,赋的功用在于讽谏。“四杰”时期,唐王朝开疆拓土,文人重视事功,向往边塞去建功立业,同时西域等“蛮夷番邦”和唐朝来往密切,因此扩大了诗歌的题材范围,出现了大量的边塞诗。边塞赋的数量要小得多,但艺术上则诗赋互相借鉴,“诗的赋化”与“赋的诗化”诗赋交融现象愈来愈明显。

卢照邻《穷鱼赋·序》云:“余曾有横事被拘,为群小所使,将致之深议,友人救护得免。窃感赵壹穷鸟之事,遂作《穷鱼赋》。常思报德,故冠之篇首云。”<sup>[2]743</sup>兹录其赋如下:

有一巨鳞,东海波臣。洗净月浦,涵丹锦津。映红莲而得性,戏碧浪以全身。宥而失水,届於阳濒。渔者观焉,乃具竿索,集朋党,鳧趋雀跃,风驰电往,竞下任公之钓,争陈豫且之网,蝼蚁见而甘心,滨獭闻而抵掌。於是长舌利嘴,曳纶垂钩,拖髻挫鬣,抚背扼喉,动摇不可,腾跃无由,有怀纤润,宁望洪流?大鹏过而哀之曰:“昔予为鲲也,与是游乎?自予羽化,之子其孤。”俄抚翼而下,负之而趋。南浮七泽,东汎五湖。是鱼也已相忘於江海,而渔者犹怅望於泥涂。<sup>[2]743</sup>

点明作赋的缘由及赋的主旨。《四库全书提要·卢昇之集》依《穷鱼赋·序》序称“尝思报德”之语,将其列为篇首,指出:“盖文士之极坎坷者,故平生所作大抵欢寡愁殷,有骚人之遗响,亦遭遇使之然也。”此赋序中所说“横事”已不可考,按史书记载,卢照邻为鄧王府典籤,随后调新都尉,因病去官。其《病梨树赋·序》称“癸酉之岁,卧病长安”,则知其罢官,当在咸亨四年以前,计其羁栖一尉仅五六年,《穷鱼赋》当作于卢照邻得病之前,可能为任新都尉期间。根据他的《狱中学骚体》“山有桂兮桂有芳,心思君兮君不

将”句,透露了他跟当朝权贵难以相容的消息,可能是得罪了权贵而遭累继之灾。赋序交代得很明白,模仿东汉赵壹的《穷鸟赋》,引赵壹为知己,模仿其《穷鸟赋》,以“穷鱼”命名,借用庄子“枯鱼之肆”的典故,以末路穷途的“鱼”自比,意在表明处境的危难。

按《新唐书》载:“卢照邻,字昇之,幽州范阳人也。年十余岁,就曹宪、王义方,授《苍》《雅》及经史,博学善属文,初授鄧王府典籤,王甚爱重之,曾谓群官曰:‘此即寡人相如也’。”<sup>[7]</sup>鄧王以西汉赋家代表人物司马相如相类比,由此可知卢照邻的文学成就不仅仅在于诗歌上,其辞赋成就也很高,数量也不在少数,可惜亡佚甚多。《旧唐书·杨炯传》云:“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炯闻之曰:‘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当时议者亦以为然,然其后崔融、李峤、张说俱重四杰之文。崔融曰:‘王勃文章宏逸有绝尘之迹,固非常流所及,炯与照邻可以企及,盈川之言信矣。’说曰:‘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耻居王后,信然,愧在卢前,谦也。’”<sup>[4]</sup><sup>[13]</sup><sup>[17]</sup>彼此间尚不服气,何况对前代文人?这种自负和豪气的赋家气质使得四杰辞赋具有壮大的气势和浓郁的情思,也是大唐帝国赫赫国威的外在体现。

《穷鱼赋》是赋史上较早以赋的形式写寓言故事的文体赋,开拓了赋的表现领域,赋不仅仅在于铺排,而且具有很强的叙事功能。此后,赋和诗歌融合,诗歌叙事多用赋法,如杜甫的《北征》等名篇,甚至后来的小说中也出现了用赋的形式刻画人物形象及故事情节,赋进一步诗歌化。

## 二、新题材的开拓与创新

“四杰”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题材,一方面由于社会的发展,新物种的出现,给赋家提供了素材,如西域的物种如狮子、白鹿、汗血宝马等。另外,与赋家对新题材的关注是密不可分的,此为古今以来赋家之通性,如成公绥《天地赋·序》云:“天地之盛可以致思矣,历观古人,未之有赋。岂独以至丽无文、难以辞赞?不然,何其阙哉?遂为《天地赋》。”<sup>[8]</sup>赋史上凡首开新题材的赋篇多有序言,或阐明创作动机,或对所吟咏之物作一简单交代,以便读者明白作者的用心所在。

王勃有两篇赋写到了新的题材,即《释迦佛赋》和《慈竹赋》。初唐时期,中原和西域往来频繁,印度的佛教文化正是通过西域传播到中土,中原有大量

的佛教信徒,许多有关佛教的故事成为文学创作的素材,如唐诗歌中多次写到佛教的盛事。至于用赋体形式描写佛教人物和佛事的,王勃首肇其端。关于《释迦佛赋》作者问题,目前学界有争议,清人董诰等编撰的《全唐文》卷一七七收录有署名王勃的《释迦佛赋》,张金吾编撰的《今文最》卷一收录有署名丁暉仁的《释迦成道赋》。“这二赋其实是同一篇作品,分别冠在唐代和金代不同作者的名下。”<sup>[9]</sup>《释迦佛赋》是一篇八字韵脚限韵的律赋,如作者真为王勃的话,那么,此赋将是第一篇以佛学为题材的律赋,这就涉及律赋发展史上很多问题,如八字韵脚的起始问题等,连文学史上公认最早的律赋,即王勃《寒梧栖凤赋》就要重新界定了。当代学者论及王勃赋,多称其存赋十二篇,将《释迦佛赋》划归王勃名下。如郭维森、许结称:“勃赋今存十二篇,其《春思赋》颇具特色。”<sup>[10]</sup>曹明纲亦称:“在(王勃)现存十二篇赋中,以《涧底寒松赋》一篇最能反映他怀才不遇的身世感慨。”<sup>[11]</sup>《历代赋汇》《文苑英华》收录王勃以“赋”命名的赋作计十一篇,未收录《释迦佛赋》,对作者为王勃持否定意见。笔者认为《释迦佛赋》作者是王勃。兹录赋文如下:

原夫佛者觉也,神而化之,修六年而得道,统三界以称师。帝释梵王,尚犹皈(阙一字)老聃宣父,宁不参随?昔如来下兜率天,生中印土。降神而大地摇动,应迹而诸天拥护。九龙吐水,满身而花落纷纷;七宝祥云,举足而莲生步步。盖以玉辇呈瑞,金轮启图。恩霈九有,行洽三无。宝殿之龙颜大悦,春闱之风德何虞?方知灌顶之灵心,兴王後嗣,必为万类之化主,作帝中枢。岂不知海量无边,天情极广?厌六宫珠翠之色,恶千妃丝竹之响。雪山深处,全抛有漏之身心;海月圆时,顿悟无为之法相。莫不魔军振动,法界奔惊,觉阎浮之日出,睹优钵之华生。十方调御,皆来圆光自在;六趣含霏,尽喜金色分明。暨乎万法归空,双林告灭,演摩诃般若之教,示阿耨多罗之诀。普光殿里,会十地之华严;耆闍山中,投三乘之记别。是知灵觉无尽,神理莫闻。芥子纳三千之国,藕丝藏百万之兵。目容修广於青莲,寒生定水;毫相分明於皓月,照破迷云。群机而不睹灵踪,万世而空留圣迹。嗟释迦之永法将尽,仰慈氏之何日调伏?我今回向菩提,一心归命圆寂。<sup>[2]</sup><sup>[793]</sup>

《释迦佛赋》是赋史上第一篇以佛学为题材的律赋,也是一篇八字限韵的律赋,涉及律赋发展史上很多问题,如八字韵脚的起始问题、科举试赋时间问题

等。该赋阐释佛理，对释迦牟尼创建佛教的历程进行大胆想象，尽情夸张渲染，极具浪漫色彩。如“昔如来下兜率天，生中印土。降神而大地摇动，应迹而诸天拥护。九龙吐水，满身而花落缤纷；七宝祥云，举足而莲生步步。”<sup>[2]793</sup>从侧面显示了初唐佛教的兴盛。此后，涌现出了大量的关于佛教的赋，或直接宣讲佛理，或表现禅机、禅趣，使唐赋带有空寂的境界，明净和平的趣味，淡泊而又深厚的含蕴。杨炯《孟兰盆赋》则叙述了武则天时期一次盛大的佛事，“粤大周如意元年秋七月，神圣皇帝御洛城南门，会十方贤众，盖天子之孝也。”<sup>[2]846</sup>场面宏观壮大，仪式隆重热烈，是大唐帝国赫赫国威的外在体现，反映了佛教在唐代的广泛影响，同时也表达了身为底层文人的杨炯自信昂扬的创作心理。

西域诸国臣服于唐帝国，对文人创作心理产生极大的影响和转变，时代自豪感和对自身价值认识的意识空前高涨，对唐王朝的由衷敬佩既使辞赋体现出“颂美”的一面，又有真情实感，不同于汉赋“劝百讽一”的特点。如《老人星赋》《浑天赋》等。

杨炯的《浑天赋》为天象类赋，是文学史上较早的科技赋，显示了杨炯广博的学识以及唐代天文的成就，里面对天象的认识有科学的一面，如“阳动而阴静，天回而地游。天如倚盖，地若浮舟。出於卯入於酉而生昼夜，交於奎合於角而有春秋。天则西北既倾，而三光北转；地则东南不足，而万水东流。比於圆首，前临胸者，後不能覆背。方於执炬，南称明者，北可以言幽。”<sup>[2]845</sup>以人体和生活中常见的执火炬现象为喻，形象生动地交代了日月运行昼夜更替的原因，在那个时代是可贵的。但杨炯作此赋的用意不在于此，序曰：“显庆五年，炯时年十一，待制弘文馆。上元三年，始以应制举补校书郎，朝夕灵台之下，备见铜浑之象。寻返初服，卧病邱园，二十年而一徙官，斯亦拙之效也。代之言天体者，未知浑盖孰是？代之言天命者，以为祸福由人，故作浑天赋以辩之。”<sup>[2]844</sup>杨炯作此赋的用意在于对命运和自身价值

的思考，天理难论，神灵难测，怀才不遇，实为杨炯之文意也，非科技论文，盖借天理谈人事也。天命与人事联系在一起，生逢盛世却不得重用，其根本原因在于封建社会埋没人才，杨炯所说的祸福由人，不相信天命的安排，实是愤激之语，包含作者对人生的深沉的思考，最后作者说：“若怪神之不语，夫何述於此篇？以天乙之武也，焦土而烂石；以唐尧之德也，襄陵而怀山；以颜回之仁也，贫居於陋巷；以孔子之圣也，情希乎执鞭。冯唐入於郎署也，两君而未识；扬雄在於天禄也，三代而不迁；桓谭思周於图讖也，忽焉不乐；张衡术穷於天地也，退而归田。我无为而人自化，吾不知其所以然而然。”<sup>[2]845</sup>以历史上的贤达之人不得重用自况，充溢着杨炯慷慨浓烈的怨愤情思。

### 三、余论

国家的统一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及强盛的国家实力是唐代各体文学繁荣的基础，赋也不例外。初唐时期，唐王朝政治上加强对西域等地区的管辖，军事上积极平定四夷，并能正确地处理民族关系，对待少数民族平等如一。相较前代赋家，“初唐四杰”生活在太宗和高宗大力经营西域的时期，西域文化因此对“四杰”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四杰”以饱满的热情和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创作出了大量的咏物抒情赋，赋的功用由“体物”转向“缘情”，进一步向抒情小赋发展，更加含蓄蕴藉，而且扩大了赋的表现内容，拓宽了赋的表现领域。使赋具有诗歌委婉含蓄的特质，赋的诗歌化倾向极为明显。

唐王朝经营西域，西域游牧文化和中原农业文明迅速碰撞、融合，为唐代文学的繁荣提供了时代背景。唐代“文体皆备”，各种文体都很发达，尤以诗歌最为鼎盛，被誉为“一代之文学”，这也导致了文学研究中过度重视诗歌的研究而轻视其他文体尤其是赋体的研究，后果是直接导致了对作家认识上的偏颇。“四杰”作为初唐时期的代表作家，其辞赋的成就和对文学史的贡献值得我们重新审视。

### 参考文献：

- [1] 刘熙载. 艺概[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0: 293.
- [2] 董浩. 全唐文[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795.
- [3] 葛洪. 西京杂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13.
- [4] 刘昉.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1318.

- [5] 王钦若. 册府元龟[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9969.  
[6] 闻一多. 唐诗杂论[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 21.  
[7] 欧阳修, 宋祁, 范镇, 等. 新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689.  
[8] 房玄龄.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489.  
[9] 詹杭伦. 唐宋赋学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89.  
[10] 郭维森, 许结. 中国辞赋发展史[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6: 378.  
[11] 赵义山. 中国分体文学史[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292.

## Cifu of Four Great Poets of Early Ta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of Western Regions

Zhang Xing-tian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Tarim University, Alaer Xinjiang 843300, China)

**Abstract:** Due to Tang Dynasty operating the western regions, the rapid collision and fusion of the nomadic culture of western regions and th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of central plains provid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for the literature prosperity of Tang Dynasty. Cifu of Four Great Poets of Early Tang Dynasty has two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of western regions: keeping away from the topics which the ancients often intone on purpose, inheriting and innovating the topics of ancient Cifu, in order to reflect the advocating novelty; developing and innovating the new topics, using a lot of Fu prefaces, enriching the Fu content, broadening the expressive field, the topics tending to be tenuousness and imagination with strong lyrical color.

**Key words:** the culture of western regions; Four Great Poets of Early Tang Dynasty; Cifu; Fu prefaces

[责任编辑 夏 强]

(上接第 64 页)

- [3] 马费成, 宋恩梅. 信息管理“专业课程链”的建设与实践[J]. 图书情报知识, 2014(2): 4-10.  
[4] 陶雷, 莫赞, 张立厚. 应用型本科“信管”专业课程体系探究及构建实践[J]. 情报杂志, 2010, 29(2): 180-184.  
[5] 张新香. 能力结构模型驱动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 图书馆学研究, 2014(6): 6-11.  
[6] 李玉敏. 独立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课程体系构建与实践[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4(32): 565-568.  
[7] 刘海燕, 刘超. 以就业为导向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探索: 以吉林农业人学为例[J]. 现代情报, 2013(4): 168-171.

##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n the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System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System

—The Case Analysis of Xiamen University Tan Kah Kee College

ZHOU Gong-jian

(Xiamen University Tan Kah Kee College, Zhangzhou Fujian 363105,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regional economy, social demand and industry development trends, combined with their own reality, starting with clear training objectives and professional orientation,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analysis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ability system framework,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design ideas and methods of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system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System. Besides, through practice, it also explores some safeguard measures to implement the curriculum.

**Key word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curriculum system; competence framework; the knowledge system; talent cultivation

[责任编辑 李潜生]